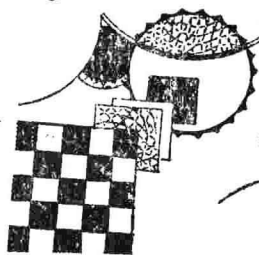


國色

天香

仿宋
印版

國色天香



上海大文書局印行

本局創業以來，向以發展文化爲本職，是以對於印刷，校對，裝訂，無不力求完善；近更改用仿古宋字，精印經史子集，學校讀本，新舊小說，以及醫卜星相等書，備供各界採用；且定價低廉，交貨迅速，如蒙惠顧，定能滿意；謹此歡迎之至！

中華民國廿四年十二月初版

版權
所有

仿宋
版印 國色天香

洋裝 一一冊

定價 洋二元

標點者 趙雲龍

校閱者 鍾際華

印刷者 大文印刷廠

發行者

北浙江路海寧路口
大文書局發行所
泰安里內三十八號

國色天香下冊目錄

雙卿筆記

一

白錦瓊奇會遇

二四

天緣奇遇(上)

七一

天緣奇遇(下)

九〇

鍾情麗集(上)

一一四

鍾情麗集(下)

一四四

國色天香下冊

雙卿筆記

平江吳邑有華姓者，諱國文子，應奎，厥父曰衰，係進仕出身，官授提學僉事，主試執法，不受私謁，宦族子弟類多考黜，遂被暗論致仕，謝絕賓客，杜門課子，國文年方十五，狀貌魁梧，天姿敏捷，萬言日誦，古今墳典無不歷覽，舉業之外，尤善詩賦，曾有司橐巧，生卽首拔，一邑之中，聲價特重，生父先年聘鄰邑同年知府張大業之女，與生爲妻，張無男嗣，止生二女，貌若仙姬，愛惜如玉，漏尋姆訓，曰夕閨中教之，故不特巧於刺繡，凡琴棋音律，詩畫詞賦，無不漁獵，長名曰端，字正卿，年十八，配生，次名曰從，字順卿，年十六，配同邑鄉官趙姓者之子，是歲生父母遣禮，命生親迎，既娶以新婦方歸，着生暫處西廳書館肄業，不意端與生伉儷之後，溺於私愛，小覩功名，居北有名園一所，乃衰臣遊憩之地，創有涼亭雕欄畫棟，極其華麗，壁間懸大家名筆，凡上列稀世奇珍，佳聯撥琴，耳目繁華，大額標題，古今墳典，與誠人門之蓬島，凡世之廣寒也，生每與端遊玩其間，或咏題，或琴棋，相連光景取樂，不一二日蓮花盛開，二人在亭並肩同賞，忽見鴛鴦一對，戲於蓮池，端引生袂謂曰，昔人有謂蓮花似

六郎，識者譏其阿譽太過，今觀此鳥雙雙，絕類妾與君也，不識稱謂之際，當曰鴛鴦之似妾與君乎，妾與君似鴛鴦乎，生曰：子與吾似鴛鴦也。端曰：何以辨之？及以人而不如鳥乎？生即誦古詩一絕，以答之云。

江島濛濛烟霧微，綠無深處剔毛衣，渡頭驚起一雙去，飛上文君舊錦機。

以是詩觀之，此鳥雖微，然生有定偶，不惟其無事，而雙雙同遊，雖不幸而舟人驚逐，雌雄或失，終不易配，是其德尤有可嘉者。若夫吾人，或先貧而後棄於妻，或後貴而遂忘乎婦，以此論之，殆不如也。端曰：或棄或忘，此賈臣百里奚，夫婦之薄倖態耳。此奚足齒，但所謂鴛鴦之永不相違者，妾與君當以之自效也。因歸庭，索筆謂生曰：請各題數語，以爲鴛鴦之敘可乎？生曰：卿如有意，子奚靳焉？乃首掇一剪梅詞曰：

菡萏初開雨昨晴，香滿孤亭，綠滿孤亭，一雙鸂鶒泛波輕，時掠浮萍，共掠浮萍。

端旁視因曰：君詞白雪陽春，固難爲和，但各自爲題，猶不兄以表一體之情。君如不以自盡青蛾之玷爲嫌，妾精終之，共成一詞如何？生笑曰：得卿和之，豈不寧增抵價耶？吹終授鞭，端續題曰：

大傳夙世是韓憑，生也多情，死恆多情，共君挽柳偷同心，從此溪盟，莫負深盟。

書成二人交玩，如揖一手，喜不自勝，相與款押亭中，不意文宗欽定科舉，文書已到，生父聞知，即往

西廳尋生，及至其門，早已闔矣。然猶意其在外也，歸令母換之。夫婦俱不在室，袞大駭，因呼端侍女月梅等，方知生與端頻往園中遊玩。父震怒不已，月梅匆匆至亭報知。生端惶懼潛回，父已迥氣就寢。生往臥內待立久之，竟不胸一語。蓋袞雖生一子，然治家甚嚴，生素性至孝，見父忿怒之深，恐傷致疾，乃跪而言曰：「茲因北園蓮茂，竊往一視，罪當譴責。但大人春秋高大，暫息震怒，以養天年，不肖自明日當就學於外，以期無負義方之訓也。」父亦不答。時生母亦往毒新婦，方出見生，戰戰不甯，乃爲之解曰：「此子年殊未及，故蹈此失。今姑宥之，俟其赴考取捷，以贖前罪。」父乃起而責之曰：「夫人之道，立身揚名，幹蠱克家，乃足爲孝。吾嘗奉旨試士，花室家子弟藉父兄財勢，未考之時，淫蕩日月，一遇試期，無不落魄。此吾所深痛者。今汝不體父心，溺於荒怠，何以自振？汝母之言，固秀才事也。然此不足爲重，欲解父憂，必俟來秋寸進則已。不然任汝所之，勿復見我。生唯唯而退。至夜歸室，惆悵不已。端至亦不與言，端恐其怨已也，乃肅容歛衽而言曰：「今者妾不執婦道受譴，固宜貽咎於君。此心甚愧，但往者難諫，來猶可追，遂取筆立成一詞，以示自青之意。」曰：

雕欄畔，戲鴛鴦，綵筆題詩句短長。欲冀百年長聚首，誰知今日作君殃。裙釵須乏丈夫剛，改過從茲不敢忘。不敢忘，蘋繁中饋慰我東床。

題訖，置於几。生覽畢，見端俛首倚席，有無聊之狀，乃以手挽之曰：「予非怨卿，卿何自慙之深也。然端

平昔思前言笑不苟，是時見侍妾月梅在旁，心甚羞澁，但欲解生之憂，故不敢拒，於是給月梅曰：官人醉矣，汝且就睡，或有喚汝，當即起。梅去，端徐撫生背曰：然則既非恨妾，殆恨親乎？生曰：親焉敢恨也，實自悔失言矣。端詢其故，生曰：向者欲慰大人之怒，乃以明日出外就學爲對，今思欲踐其言，則失愛於子，欲堅辭不去，則重觸親怒，是以適間不與子言者，正思此無以爲計，而榮悶於懷耳。他無所恨也，卿能與我謀之，而此心之憂釋矣。端曰：君竊誤矣，妾與君今日之事過，非大人之事過也，大人之責應也，君向者之對正也，君方欲改過不暇，容敢他若所謀乎？生見端詞嚴意正，乃曰：卿之言皆大義，所在固當嘉納矣，但未見子有相慰之情，設使明日遽別，豈真無一節之可言過而乃辟耳？對曰：一節之事，汝不敢自愛，他則無所謀也，生佯如不喻其義者，乃與之戲曰：卿所謂不敢自愛者，果何事也？端欣然不答，生故逼之，端笑曰：巾櫛之事矣。生曰：靜夜無事盥沐，何用巾櫛？端語窮，生持問益堅，端曰：此事君不言而喻，如何苦以其難言羞人耶？答問之際，不覺攬喜，生兩相浹洽，華乃滅燈與生就寢。次日生往西廳檢點書籍，令家僮搬往學中耳，乃入中堂告辭父母，父亦竟不出見，但令母語，生曰：今後必須有喚，方可回來，不然不如勿留也。生領諾，默默而往，至學諸友講論時課，忽經一月，文宗到郡，諸友皆慕生才識，接次相邀，生曰：父嚴不敢歸家，惟着僕回取行李，合用之物，與友登程，乃致詩一首，令僕付端，辭別詩曰：

自別芳卿一月餘，瀟瀟風雨動愁思，空懷玉珥魂應斷，隔別金釵體更羸，思寄雨雲嫌雁少，夢遊巫峽怕雞呼，今朝欲上功名去，總把離情共紙疏。

端得生詩，知其憶已之切，正思一詞以慰之，李生父促僕匆匆不能卽就，乃尋劍一把，酒一罇，并古風一首，以欲惱爲勉，詩曰。

久夫非無淚，不洒別離間，仗劍對罇酒，恥爲遊子顏，蝮蛇一螫子，壯士疾解腕，所志在功名，離別何足嘆。

僕至以端詩呈生，衆友覺之，意其必有私語也，相與奪之，及開緘止古詩一首而已，衆友相謂曰，此語雖非出自胸臆，然引用實當，觀此則其所作可知矣，誠不愧爲華兄之敵偶也，或疑曰，中間必有緣故，復探生袖，因得其與端詩稿，諸友相與傳觀，鼓掌笑謔久之，然後啓行，及抵郡，則生之姨趙姓者，亦在候考，店舍相近，日夕相見，而子趙禮生仁厚，又數日，文宗出示會考，生與趙同入棘闈試畢，本道當面捐曉發放，華生已考第一，其姨夫趙者，因溺于飲博，學業荒疏，已被黜劣，抱氣奔歸，時生與諸友在郡縣，送文宗適有術士開張道前，談相，士庶羅列，稱驗者萬口如一，諸友謂生曰，在此列者，惟兄無不如意，曷往卜之，生曰，術士之言，多出欺誑，不足深信，縱果如其言，亦無益于事，內一友云，兄事弟已知之矣，只爲怕娘子，恐他于稠人之中，說出根脚，生曰，非也，又一友云，觀前日所寄之

詩，則華兄娘子，必不如此，彼特吝財耳。生笑曰：二者若非所忌，諸兄特過疑耳。友曰：兄欲釋二者之疑，必屈一相。生曰：何傷乎？諸友即擁生入帳中，曰：此相公怕羞，我等強他來相，汝可試爲評之。術士見生容貌異常，孰視久之，乃曰：解元，尊相文齊福齊，不知欲隨有處講起。生曰：目前足矣。相者乃以富貴榮盛之事，接相細陳。諸友曰：此事我等俱會相，子只看得招妻得子如何。相者曰：妻皆賢，子亦有，生請之曰：賢則賢，有則有，乃若皆賢，亦有之，言相書載士何篇。相者笑而答曰：此乃尊相之小疵，故未敢先告。解元問及，不得不言，所謂皆賢者，應招兩旁也。曰：亦有者，應次房得之也。生終不以然，正欲辯之。比文宗起馬，生令從者以錢僱之，奔走出城。宗台既去，本日生與諸友言旋，及至邑，復往學中，乃令家僮先報于母，示以歸省之意。母言於父，父曰：今日若可事業畢耶？任汝主之。母不父亦有不歸之意，在乃謂其不與歸。端聞之，製詩一首，着僕付生，以堅其志。詩曰：

聞君已奪錦標回，萬疊愁眉漸暫開。字挾風霜知富學，篇連月露見雄才。廣寒有路終須到，丹桂期扳豈不媒。寄語多情新宋玉，明秋捷報擬重來。

僕以端詩與生，並述母言。生將端詩數四吟咏，以丹砂飛書，朝夕觀之，自策勵歸省之志，亦不復萌。忽有客自生岳父之邑至者，生往拜詢，以外家動履。客因以趙子失志，捐館告之。生傷悼不已，辭客歸齋，思小姨雖未入趙門，然考時接見趙子，相祀甚恭，若不舉，似爲情薄，因此意稟于父母。父

曰，此厚道也，况外家久欠問安，一往卽回可也，生得命，乃回與端偕禮而行，端修書一紙，臨行付生曰：「數字煩君帶與阿妹順卿，以慰其拂鬱之心。」生曰：「男女授受不親，况彼我尤當避嫌，何以得達？」端曰：「妾在家時，更有使女香蘭者，君今去，妾父母必遣備君使令，令彼達之矣。」華生乃以書收袖，別端而行，將近生，令僕先行報知，張夫婦大喜，遂出門，廷生而入至庭，生敘禮畢，張夫婦慰之再三，生亦申敘間闊，頃間酒至，生起揖就席，席間所談，皆二氏家事，惟吊喪一節，生以嫌疑，欲俟張道及，然後舉也，殊不知此子在日不肖，父母惡之，鄉人賤之，張正悔與爲婚，一旦而死，舉家欣快，以此之故，所以席間不道，張夫婦皆俱莊席，惟從與侍妾在中，從爲人淑慎端重，不窺不觀，無故不出中堂，前者生新至時，諸侍妾咸曰：「大娘子新官人在外，今其坐正對窗櫺，娘子曷往觀之？」從叱之曰：「彼丈夫也，我女子也，何以觀爲？」續後因重僕住，來屢稱生才學，爲一時珍重，又與端相敬如賓，而彼趙氏者，全皆鄙之心，恆鬱鬱，今趙已死，華生初至，乃謂香蘭曰：「人言大娘子姊夫恁般溫雅，果信然否？」因與蘭立于窗後潛視，見生才貌舉動，俱如人言，又見父母特加敬禮，喟然嘆曰：「阿姊何修得此子？」今後所擇若更如前，誓不歸矣，言罷，不覺有所感觸，唏噓之聲，竟聞于席，然張夫婦年大耳，不及聞，生思此必小姨因見已而憶趙子也，不覺勃然之色，見于其面，遂托醉求退，而張亦以壻途中勞倦，卽促飯徹席，已而果命香蘭曰：「此汝娘子官人，早晚盥沐，汝當奉巾櫛，因就令執燭，導生寢，生至寢所，乃取

端書付蘭曰，汝既大娘子侍妾，可將此書奉與二娘子，千萬不可夫落，蘭接生書，即歸未看封皮，不知寄自端生，正將敦推，聽窗外有履聲，生出視，見蘭手執蘭花問曰，何以得此，蘭曰，妾止爲往外庭天井摘此，所以奉水來遲，生以爲然，及按至手，見其串花者，乃銀線，因謂曰，此物非汝所有，何欺我也，蘭以從欲避嫌，真告生曰，以花與我者，慘我之情也，令汝勿言者，守已之正也，一舉而兩得矣，遂作點絳脣一首，以頌之。

楚詠謝亭風露陪，香入人所羨，姁娥特獻，尤令心留戀。厚情罕有銀線連行串，還看眷避嫌，一節珍重恆無倦。

蘭見生寫畢，正將近前，觀其題者何詩，生即藏于匣內，蘭不得見，乃出謂從曰，方纔蘭花因穿以銀線，華官人即知是娘子矣，故感嘆不已，立製一詞，妾欲近視，即以收之，此必爲娘子作也，從悔曰，彼處士子頻來，倘有不美之句，被知句之，豈不自貽穢名乎，心甚快快，蘭曰，吾聞來往與他作文者，已具書，後日相請，但不知果否，若果與我娘子往閣，開他書廚一看，便見明白，從深然之，二人商確，方已，從母忽至房中，見從悶坐，曰，吾兒何不理些針指，從曰，數日不快，故慵懶矣，母復顧窗壁，見新畫一美人，對鏡內題詩云。

畫工何事動人愁，偏把嫦娥獨自描，無奈相思頻照面，祇今顏色減嬌羞。

母覽畢，思畫工何事，動人愁之句，謂從怨已之不與議婚也，遂謂從曰：前者人來與汝議親，以趙子新亡，故未言及，今事已定，近又四五門相求，皆名門貴族，此事久遠未可輕許，今數家姓名俱言于汝，任汝自擇何如，從不答，又曰：此正事，直言無妨，從因隱几不應，蘭因附耳謂母曰：老夫人且退，待妾問之，彼必不諱，母退，至夜蘭詢從曰：今日老夫人謂娘子自擇之事，何不主之，從曰：此事亦不能自決，蘭舉其最富路者以示之，從曰：安知異時不貧賤乎，蘭曰：若如此，則日月易推，更待何時，今夜月明如晝，不如與娘子拜吉卜之，如祝者納焉，從然其言，至更時，從蘭與備香安，臨月拜禱曰：如所願者，乞先告以一陰一陽，而以聖終之，祝罷，乃以五姓逐一拜問，無一如願，從沈吟半晌，近案再拜，心祝卜之，連擲三筭，皆如所祝，從乃長吁數聲，擲筭于地曰：若是則吾當皓首闔門矣，卜之何益，蘭曰：妾觀娘子這回所卜之筭，皆如所祝，但不知屬那一家耳，何故出此不利之言，從曰：汝不會察此第六卜矣，豈在五者之內，且卜以決疑，今事而無疑，尚何卜乎，蘭曰：但得如此，雖彼未在内，娘子有意委曲，亦可成之，果何患乎，從曰：彼已娶矣，蘭知其所指者在華，亦不復問，忽聞房中侍妾有逐尖之聲，恐母醒知覺，遂與蘭歸房內，過二日，生果以友請赴席，蘭與從潛往閣中，開生書齋房，并書廚見其有思端之詞一首，內有堅不似渠貞貞之句，從曰：世言無好人三字者，非有德者之言也，貞烈之女，伐不乏人，華姨夫何小視天下，而遂謂皆不似阿姊乎，乃以筆塗去不字，註一字于傍，再尋之，

又得其題，壽席之詩，并送蘭花之詞，遂懷之于袖，因思蘭曰：夕與生相近，生不知私之，反過望于已，乃以筆題壁間，前所畫黃鸝弔屏云。

本是迎春鳥，誰描入畫屏，羽翎雖可愛，不會向人鳴。

從題畢，與蘭遁回，比生回房，正欲就枕，見弔屏上親題墨跡未乾，起視之，乃有不曾向人鳴之句，心甚疑，及看書櫥，所作詩詞未見，而欲致端之矣，已改詞，華細思曰：此必香蘭，日前因不與看，故今盜去，而所收所題之意，皆欲有私于已，而爲毛遂之自荐也。時香蘭年方十六，性極乖巧，能逢迎人意，且有殊色，生屢欲私之，恐其不諳人事，而有所失，見其詩，慾心大熾，以筆書于粉牌曰：莫言不是鳴春鳥，陽臺雲雨今番按。時岳母見生帶醉以回，令蘭奉香茶，生見蘭至，曰：吾正念汝，汝今至矣，蘭視其顏色，知其發言之意，正欲越出生，以手閣門而阻之，欲與之狎，蘭不允，生以一手抱之于床，一手自解下衣，蘭輾轉不得開，卽拽斷之，蘭自度難免，因曰：以官人貴體，而欲私一賤妾，妾不敢以僞相拒，但妾實不堪，雖欲免從心，甚戰懼，幸爲護持可也。生初雖然之，然夫婦久別，今又被酒，將蘭手壓于背，但見峯頭兩密，洞口雲濃，金鎗試動，穿雲破壘，蘭嚙其唇，神魂飄蕩，久之，方言曰：官人惟知取己之樂，而不肯憐人，幾乎不復主矣。生撫之曰：吾觀汝詩，并所改之字，則今日之事，正樂人之樂耳，何以憐爲？蘭曰：妾有何詩？生指弔屏視之，蘭曰：所題皆吾二新娘，午前至此爲之，并廚內詩詞，亦被

袖去，與妾何干？生更欲問，從有何言語，不意從見蘭久于閣，意其必私于生，乃詐以母令，令侍妾往叫蘭，忙趨出，從曰：汝出何遲？蘭倉卒無對，又見其兩鬢蓬鬆，從詰之曰：汝與華官人做得好事，蘭不認，從曰：我已親見，尚爲我諱，蘭恐其白於夫人，事難終隱，只得直告，自後從一見蘭，卽以此笑之，蘭恩無以抵對，亦欲誘之于生，以塞其口，一日因送水盥生，生見蘭至，更欲狎之，蘭曰：妾今傷弓之鳥，不敢奉命，但更有一好事，官人圖之，則必可得，生曰：無乃二娘子乎？曰：然，生曰：吾觀汝娘子，端重嚴厲，有難以非禮犯者，且深閨固閉，日夕侍女相伴，是所謂探海求珠，不亦難乎？汝特效陳平美人之計，以解高帝白登之圍矣，蘭曰：不然，妾觀娘子，有意于官人者五，生曰：何以證之？蘭曰：官人初至，而稱嘆痛哭一也，誤遞其書，始雖怒而終開之二也，酒席間妾等，似夫婦之言卽笑三也，官人問蘭花，而卽饋之四也，夜月卜婚，惟六卜許之，乃怒而擲筭于地，及問其故，曰：人已娶矣，他雖未明言，是官人然大意，不言可知矣，此五有意於官人也，以是觀之，又何難哉？生初雖亦有慕從之心，然思是小姨，二萌隨卽過遏，及今聞六卜惟許于已耳，向以爲出于生也，心中疑惑，慌至從房，從正燃燈悶坐，見蘭至，問曰：何事行急？蘭低語曰：一事甚好笑，從曰：何事？曰：華官人初到，與娘子又才相見，適間妾照他寢所，乃以一書，着妾付與娘子，不知所言何事，從厲聲曰：何有此舉，快將出去，蘭忙將書藏袖內，趨出房門，不覺其書失落在地，蘭去被從檢之，乃私開就燈讀之，則端書也，正看間，蘭尋書復至，

從以手指蘭曰，這賤人險些被你誤驚一場，此汝娘子之書，何妄言如此，蘭曰，妾實不知，然恰喜大娘子所寄，若寄自官人，退子開右豈復還乎，從聽其言，難以對，且佯答曰，將姊書看如何。

女兄端書奉

賢妹順卿粧次，一敍別于歸，數更其莢思規之念，未嘗忘而日省無，自有家之願雖已遂，然婦道未終，但幸主蘋人于中饋，大人無責備之心，侍巾櫛于帷房，君子有刮目之顧，區區之心，竊自慰也，夫何魚跳淵中，吾心克遂得天之私顧，詎意鴉鳴樹杪，若郎遽有意世之計音，令人聞之食不下咽，然而欲慰悲傷，當水所幸于不幸，要舒尊結，宜合難求于可求，吾聞趙子立志卑污，每稱羞于奴僕，素行薄劣，恆致惡于鄉間，彼身雖淅，喜溫嶠未下鏡臺，無累大德，爾年正青，辛伯升能彈，流水豈乏知音，切官善自遣排，以圖後膺天眷，莫爲無益之悲，致損生香之玉子也，心遠地偏，無絲而會，今因檀郎赴弔，敬付寸楮，以慰汝懷不宣。

從讀至鴉鳴樹杪，若郎遽有棄世之計音，不覺長吁數聲，墮淚溼紙，又見喜溫嶠未下鏡台，無累大德，乃曰阿姊，何不寫此在前，免人煩惱，香蘭曰，且更君後面如何，二人看畢，乃知生專爲舉弔而來，從謂蘭曰，及明早奉水，何不與華姑夫說知，叫他不必提起弔喪之事，那人雖是相公，嫌他不如，只說進來問安，豈不更美，香蘭退，口雖不言，心下自忖，向者之書須誤說，而彼竟開之，今又教他勿舉弔